



编者按

故土,是刻在每个人心底的印记。烟火灶火、烟田老屋、秦岭山野,皆是乡愁的载体。本版作品中,或从一缕柴火饭香落笔,于灶台烟火间打捞童年暖意;或在烤烟劳作、老屋与易地搬迁的变迁之中,见证乡村发展,感念乡土人情;或以秦岭为笺,把童年、亲情与思念揉进诗句。既有过往岁月的苦涩与温情,也看见乡村时代的新生。字里行间,皆为游子对故土最深沉的眷恋与感恩。

故土焕新颜 乡愁入梦来

■华元勇

每当安雯演唱的《黄土高坡》在耳边回响,我的思绪便飘回魂牵梦萦的老家。它坐落在一处偏远的角落,与竹溪县兵营镇银杏村隔山相望。这里既有1000亩林家山林场,松涛阵阵;又有1500亩烤烟基地,拥有30年的种植历史。

我与烤烟的情缘,是一段饱含酸甜苦辣的成长往事。那是1996年,全县大规模发展烤烟产业,父亲时任村支书,内心满是犹豫与不安。他深知,如果干部不带头种烟,村民便不会跟进。经过政府领导一次次诚恳劝说、苦口婆心开导,父亲怀着忐忑的心情,当年种下了5亩烤烟。

种烤烟是一桩苦差事。为把控烘烤的温度与湿度,每到夜晚,我就像一名忠实的守护者,守在烤炉门前,双眼紧紧盯着温度计,不敢有丝毫懈怠。可命运仿佛总爱捉弄人。就在一个暑热的夜晚,困意将我裹挟,炉火意外熄灭。天亮之后,整炉烟叶焦黑如炭——在烤烟行话里叫“轰疤叶”,已经分文不值。父亲铁青着脸训斥了我,那一年家里倒赔几千元,本钱全部亏了进去。

但父亲内心始终不甘放弃。第二年,我们继续种烟,记得那年暑假,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去邻村山顶砍柴。天还未亮,我们便背上干粮、水壶,扛着斧头向陡坡攀登。我和弟弟抬运细木头,走十来分钟就要停下歇息。粗重的木头留给父亲,他总是一声不吭,扛起最重的木料。待到夜里回家,肩膀磨出串串水泡,疼得连母亲炖的猪蹄汤都难以下咽。如今,烤烟设施与技术大幅提升,改用燃煤烘烤,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这里

也成为全镇第二大烤烟村。

岁月流转,世事变迁。如今,村里在“翻上”(小地名)建成安置18栋房屋、80余户的易地搬迁安置点。每到夜晚,村民们纷纷来到灯火璀璨的广场,打羽毛球、跳广场舞。平日里,谁家遇上大事小情,乡亲们或是随礼帮忙,或是出力搭手;逢年过节,大家互相登门拜年祝福,浓浓的年味与邻里温情,令人心生暖意。而半山腰老家那三间土屋,却显得格外孤寂,垮塌了一间半。老家这栋老屋,沉淀着五十年悠悠岁月,一砖一瓦、一树一沟,都是我儿时最亲密的伙伴。在这里,留有我追逐牛羊的欢快足迹,打猪草流下的辛勤汗水,砍柴、扳竹笋时的疲惫身影,下地锄草的成长印记。那个年代,村里仅有一部程控座机安放在我家。每逢双休或是寒暑假,我便代替父母充当“喊话员”,站在山坡上高声呼喊:“杨礼成老表,快来接电话啰——”,声音在山谷间回荡。倘若当事人没有听见,其他乡亲便会接力呼喊,直到对方应答。老家的亲朋好友大多已经迁居外地,只有一位表嫂,还时常和我的父母视频通话、嘘寒问暖。

如今,站在易地搬迁安置点的高处,俯瞰山下片片绿意盎然的茶园,心中感慨万千。老家的变迁,恰似一部生动的史书,记录着时代发展与百姓生活的改变。它没有“乡村振兴示范村”“美丽乡村庄”这类光鲜的称号,却拥有最质朴的乡土人情与自然风光。我虽不常在老家居住,但这份厚重的乡愁,既是对儿时纯真岁月的眷恋,更是对这片故土深深的感恩与敬意。

故园灶火香

■贾海燕

前些日子再回老家九道,暮色渐浓,山影朦胧。一缕熟悉且诱人的香气,自记忆深处悄然漫溢,那是柴火灶煮出的饭菜香,是房县九道乡烟火岁月沉淀下来的独特味道。这香气恰似一条蜿蜒小径,引领我穿过时光薄雾,回到那个炊烟袅袅、人声喧腾的老屋。

记忆中的老屋厨房,坐落于院子东侧。土墙黑瓦覆顶,屋顶常年飘着一缕青烟,那是灶火悠然的气息。灶台是父亲年轻时亲手砌成,取用黄泥、土坯砖与河滩卵石垒筑,十分坚固,经得起几代人烟火熏燎。灶台设有两个火口,灶膛深邃、火道曲折,烧火时火焰在膛内回旋,火势均匀,热力持久。说起这方灶台,母亲总是赞不绝口:“用它烧出来的饭,香得能勾人魂魄。”

每逢年节,或是家中来客,母亲总会早早起身,在灶前忙碌。她微微佝偻着背,一手握着火钳灵巧拨弄柴火,一手捡拾柴薪,动作利落。劈好的柴段、引火的松枝、树皮、玉米芯,各类燃料分门别类码在灶旁,母亲依照火候信手取用。火苗“腾”地窜起,映红她布满皱纹的脸庞,也照亮灶台上那口古朴黑亮的大铁锅。母亲常说:“这锅煮过无数佳肴,炖过许多盛宴,锅气十足,饭菜自然香气四溢。”

儿时我总爱蹲在灶边,看火苗舔舐柴薪,听柴火噼啪作响。火光跳跃,像无数小精灵翩跹起舞。母亲一边添柴,一边讲灶王爷的故事。我听得入神,常常忽略手上被火星烫出的小水泡。灶膛里的火焰,不只是煮饭的火种,更是照亮童年、温暖心底的灯火。

饭菜的香气,自锅底缓缓升腾。首先闯入鼻尖的是新蒸米饭的芬芳。新收的稻米颗颗晶莹饱满,经过三遍淘洗,滤尽杂质,水清如泉。倒入铁锅添水,大火烧开;在恰好的火候间,手掐米粒,粒粒过心,将其捞起沥干水分,那米汤则被小心翼翼地盛入提前备好的盆中,自然冷却后,便成了农村人最钟情的“饮料”,将

沥干水分的米再次倒入锅中拢起,用筷子扎出细密小孔,加入清水,水量拿捏十分关键:水多难出锅巴,水少容易夹生。盖上锅盖,先用大火猛攻,再转为中小火慢慢焖煮。柴火灶妙处正在于此,火不直冲锅底,而是在灶中盘旋,热力均匀渗透,米粒在锅中缓缓膨胀,吸饱水汽,蒸腾出一种难以言喻的甜香。

第二道难忘的,是九道腊肉香。冬日腌制的腊肉悬挂灶房梁上,经年烟火熏烤,外皮焦黄油润。切片和干豆角同炖,油脂缓缓析出,与豆角的干香相融,滋滋作响。还有腊肉炒臭豆,香气浓烈,一出锅满屋飘香,连院里看家的狗都驻足张望。

第三样便是豆腐香。奶奶做豆腐,选用自家黄豆,石磨慢磨,柴火慢煮。点卤之时,她屏息凝神,如同举行一场仪式。豆腐成型,嫩如凝脂、入口即化,豆香满颊。清香淡雅,温润不腻,是山野人家本真的滋味。

还有清炖土鸡的浓香、爆炒菜肴浓烈的锅气、蒸年糕的软糯甜香……一道道菜肴,藏着母亲精湛的厨艺、家的温情,还有岁月沉淀的深厚情感。

前几年老屋翻新,柴火灶特意加固保留。兄弟姊妹相约回到老屋小住,依旧启用老灶台生火做饭。饭菜出锅,热气扑面而来,香气直钻鼻腔——没错,就是这个味道!

细细品尝,米饭软糯,腊肉咸香,锅巴焦脆。那一刻,我仿佛又看见母亲在灶前忙碌的身影,听见柴火噼啪的声响,感受那一团不曾熄灭的灶火,在心底静静燃烧,温暖心田。

原来,有些味道从未走远。它藏在记忆的灶膛之中,只需一缕清风、一点星火,便能再度燃起,温暖往后余生。

再次闻见九道柴火灶飘出的饭菜香气,我深深懂得:家,从未远隔。



故乡(外一首)

■周海波

故乡怯怯地藏在
秦岭余脉的褶皱里
深深地扎下
我生命的根

风爬过古铜色的山岩
一半是炊烟的微甜
一半是冰霜的惨白
白天,太阳在壁峰上靠着树梢歇脚
夜晚,月亮在谷底下枕着鼾声入梦
记忆中的故乡
风很冷,天很高

心底住着一个孤独的小孩
躲在树影婆娑的傍晚
悄悄发呆
饥肠辘辘的童年
盼望泥土中长出更多的粮食和蔬菜
旧书包和新草鞋
点亮每一个黎明
那二十里的黄土路啊
被踩得坎坎坷坷

勤劳的父亲
扛不起1998年的秋寒
在那片他耕耘过无数遍的土地上
长成一片葱郁的庄稼
善良的母亲
默默流淌成一条清澈的河
一个人承载起故乡的全部
每当我咀嚼粮食、凝望河流时
我都泪流满面

路像一根细细的风筝线
思念在身后越拉越长
无论命运翻越多少山峰
尽管岁月攒下许多伤痛
故乡,是治愈的药

老屋门前那棵无人问津的核桃树
倔强地长出了新芽
燕子飞过去年的田野
迷失在新的田野里
我离开的早晨杜鹃含笑
我归来的黄昏雨打芭蕉
故乡,是孤独人的依靠
今夜
梦里的南山上
开满童年的苦荞

我听见花开的声音

如果
命运安排我经历涅槃
我一定相信总有一缕光芒
照亮我浴火重生
如果我
生活教会我心怀感激
我就在心底悄悄藏着一个人
当我老了
坐在洒满星光的院子里
一个人慢慢地回忆
或许
那只是个不经意的清晨
我遇见你的笑容
我看见太阳升起
我听见花开的声音
(作者系十堰市作协会员)

欢迎投稿 邮箱 sywbzw@163.com